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
第一二四回 王素秋家庭翻醋甕 康已生中菁詠新台

且說康大姑太太和康二姑太太聽了章秋谷的話兒，免不得也謝他幾句；一面偷轉秋波，細細的打量他們兩個。看著這樣的兩個少年男子，一個是玉山朗朗，華采非常；一個是琪樹亭亭，丰姿照夜。楊慕陶生得雖然俊俏，和他們兩個人立在一起，就覺得差了好些。康姑太太看了又看，不覺心上狠有些兒羨慕的意思，便把兩對秋波只顧望著秋谷、春樹這邊溜來。秋谷雖然看見，卻故意別過頭去和春樹說話。只聽得楊慕陶問著康姑太太道：「方才那一班流氓，究竟是你們的什麼人？你們為什麼都這樣怕他？」康姑太太還沒有開口，章秋谷早接著講道：「你這個人真是有些糊塗。這班貨實那裡有什麼好人，無非總是大家賭氣賭出來的事情，你又何必去問他！」康姑太太聽了這幾句話兒不覺面上一紅，低下頭去。楊慕陶聽了也不覺恍然大悟，心中徹底皆明。暗想我這個人怎麼這樣糊裡糊塗的，一時竟想不出來。

章秋谷說了幾句閒話，便立起身來對著康姑太太講道：「他們那班人都不是什麼好貨，今天吃了下風，一定要想著法兒來報復你們的。不如今天就把這幾間房子還了房東，隨後慢慢的再找地方，覺得妥當些兒。你們的意思看怎麼樣？」楊慕陶聽了連連答應。康姑太太見秋谷同著春樹立起身來要走，心上未免有情，明知道留不住的，只得起身相送。橫波一瞥，脈脈含情，看著春樹、章秋谷兩個人出門走了，方才回身進來。

果然聽著章秋谷的話兒，立刻把房子還了房東。有些動用器具沒有安放的地方，便和房主人說明了，暫時寄放。好在房租已經付到月底，這些器具暫時存放一下也不要緊。料理了一回，又和楊慕陶說了幾句話兒，叫他在外面另尋房子。楊慕陶答應了，便起身先走。

康大姑太太和康二姑太太便也慢慢的回到虹口康公館來。剛剛走到花廳，就聽得裡面有許多人的聲音在那裡吵鬧，又夾著些女子的哭聲。康姑太太聽了，心上甚是疑惑，不知道鬧的什麼事兒，便連忙趕過去看。急急的走過一重院子，那吵嚷的聲音直鑽進耳朵裡來，聽得十分真切。只聽得大姨太太的聲音在那裡哭著亂嚷道：「你這樣一把年紀，還是這樣的不要臉，成天的和那些娘姨、大姐拉拉扯扯的混鬧。這還不必講他。如今索性連自己的媳婦也要拉拉扯扯起來，那裡還像個人家！」

我雖然是堂子裡頭出身，眼睛裡頭卻從來沒有看見你們這樣的一家人家，不論上上下下、大大小小的，都是嘻嘻哈哈的沒有一些兒規矩。」一面說著，又有許多丫鬟娘姨的聲音，七張八嘴的勸道：「大姨太太，不要氣壞了自己的身體，有話好好的講就是了。」

康姑太太聽了，見鬧得這般利害，連忙走進去時，只見那位大姨太太緊緊的一把揪住了康中丞的胸前衣服，把頭往康中丞身上亂撞；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，口口聲聲的只說：「你把繩子來勒死了我，省得在你面前討你的厭！」康中丞被這位大姨太太一陣的亂揪亂扭，弄得沒了主意，只說：「你放了手，有話好好的講。如今做出這個樣兒來，給人家看了算什麼樣兒！」大姨太太那裡肯放，只滾得鬢髮散亂，粉黛模糊，那流下來的涕淚，連康中丞的花白鬚鬚上也沾了好些，身上的衣服更濕了一大片。七八個丫頭、娘姨在旁邊拉著，也拉不開來。康中丞雖然著急，卻又無可如何。

康姑太太見了這般模樣，心上狠有些怪著大姨太太不該應鬧到這步田地。便搶步上去，一邊一個拉開了大姨太太，捺他坐下，口中說道：「什麼事兒，鬧得這樣天翻地覆的？且把這件事兒講給我們聽聽。」大姨太太聽了，便又在椅子上立起身來，含著一泡眼淚告訴康姑太太道：「他這樣的一把年紀，也是五□幾歲、將及六□歲的人了，還是這樣的沒正經；在別人身上也還罷了，自己的媳婦也和他眉來眼去的，做出那種賊形怪狀來。我看眼睛裡頭已經不是一天了，勸了他幾次，他只當沒有聽見。今天索性兩個人在內書房裡頭動手動腳起來。我走進去說了幾句，他不但不聽，倒反和我橫跳一丈、豎跳八尺的鬧起來。你們想想，可有這般道理？」

康姑太太聽了正在沉吟，康中丞覺得臉上過不去，便連忙說道：「沒有這件事情。我不過和二少奶奶說了幾句話兒，他一時看錯，就和我鬧起來。」大姨太太聽了，又搶過來拉著康中丞的衣袖說道：「你沒有這件事情，是我冤枉你的？我和你當天發一個誓好不好！」康姑太太見了，連忙分開了大姨太太的手，勸他道：「你不必這般生氣，凡事只好忍耐些兒。就算果然真有這件事情，你也不便這般吵鬧，傳出去給人知道，我們這樣人家將來還有什麼臉見人？」大姨太太聽了，一時說不出什麼話來，只得說道：「我的意思，原想不要鬧出來的，無奈我只說了一句，他倒瞪著眼睛、提起喉嚨和我尋事，把我的氣提了上來，方才和他翻臉的。你們想想，究竟是我不是還是他的不是？」康姑太太道：「自然是他的不是，那裡有派你不是的道理？但是這樣的事情傳了出去，也沒有什麼好聽，還是好好的勸他為是。」

大姨太太聽了，覺得這幾句話兒說得不差。況且平日之間，大姨太太不怕別人，見了這兩位姑太太心酸口辣，說又說得出，做又做得出，心上狠有些餒他。更兼這件事情，仔細想起來實在是自已性急了些，不該鬧得合府皆知的，便也只得點頭說好。康姑太太又安慰了他一回，又勸說了康中丞幾句。康中丞也沒有話說。

康姑太太正要回到自己房間裡去，忽然想起一件事情來，便問：「二少奶奶到那裡去了？」康中丞道：「他只說我們有意和他過不去，當時就坐著馬車走回娘家去了。」康姑太太想了一想道：「這件事情不妥當。無論這個事兒的有沒有，始終沒有什麼憑據，回來他叫了娘家的人出來和我們講起理來，只說我們污蔑他的名節，那時又該怎樣呢？」康中丞聽了也把手一拍道：「這個話兒不錯。該應怎麼的一個說法呢？只好請你們兩位和我想個法兒的了！」康大姑太太聽了，低著頭沉吟一會道：「據我看來，不如立刻派個人去和他講明白了，說剛才大姨太太的話兒不是說他，他不要認錯了。一則過過他的面子，二則總算和他賠個禮兒。只要他面上過得去，自然也就罷了。」康中丞道：「這個主意雖然不錯，卻派那一個去說呢？要是派個不會說話的人去，萬一個說僵了，更不好。」說著，想了一想，便對康姑太太說道：「這個媒人，本來是你們二位做的，只好請你們兩位去走一趟的了。」康姑太太聽了，義不容辭，只得點頭應允。

康中丞道：「要去這個時候就去。要是遲到明天，他們那裡有人先來說話，我們這邊的話兒就難講了。」康姑太太聽了，便走回自己房間去打扮了一回，兩個人坐著馬車，去了多時方才回來。

康中丞見他們來了，分外關心，連忙問他們怎麼樣。康姑太太笑道：「費了我們兩個人許多唇舌，他們方才沒有話說。只說留他在家裡頭住上幾日，再打發他回來。」康中丞聽了，便立起身來，朝著他們兩個深深打了一拱，口中說道：「一切費心得狠。」康大姑太太和康二姑太太見了康中丞這般形景，忍不住「格格」的笑，還了一個萬福道：「我們自己人，還說這個麼！」說著坐了一回，便都走了出去。

康中丞見房裡頭靜悄悄的一個人也沒有，少不得要在大姨太太面前做個矮人，陪個不是。大姨太太起先背過臉去，不肯理他。康中丞左打一拱，右打一拱的，口中說了許多軟話，方才把大姨太太的氣騙了下來，「嗤」的笑了一聲道：「你不用在我面前做這般的腔調。我不是喜歡這個樣兒的！」康中丞見他笑了，心上方才高興，便想出許多說話來騙他。

大姨太太見他這樣的陪小心，便故意問他道：「你不要對著我花言巧語，你只和我實說，你和他究竟上過手沒有？」康中丞也故意裝糊塗道：「你問的那一個？」

什麼上手不上手？」大姨太太冷笑一聲，又咬著牙齒把一個指頭用力在康中丞頭上點了一點道：「你還要和我裝糊塗！難道今天我看得這般的明明白白，你還要假裝乾淨麼？」康中丞也笑道：「你要說出究竟是那一個來，也好叫我自己心中明白。」

你如今只是含著皮、包著骨頭的不肯說出來，叫我那裡想得到呢？」大姨太太聽了，氣得把頸項一扭，別轉頭去，口中說道：

「你不肯和我講，你就賭個氣兒，從此以後不要和我講一句話！那一個再要和我講話的，便是個沒志氣的畜生！」

康中丞見他又生了氣，便連忙說道：「你這個人，怎麼這般的會生氣。和你說一句頑話，你就當起真來。老實和你講罷，我和他雖然彼此有些意思，只不過大家講幾句笑話罷了，實在沒有別的事情。你不相信，咒都可以賭得的。」大姨太太聽了，知道不是假話，便道：「還說是世代鄉紳的千金小姐，做出這樣的事情來，以後看他把臉放在什麼地方去！我們堂子出身的人，只要嫁了人，倒是規規矩矩的，也沒有他這般輕賤。」康中丞連忙朝他搖手道：「和你說了，你又這般混鬧。請你少說幾句，留我點兒面子罷！」大姨太太聽了，停了一回道：「原來你也知道要面子的麼？如今第二個新媳婦差不多又要進門了，你再去扒灰去罷！」急得康中丞擺手頓足的道：「叫你少說兩句，你越發說出好聽的來了！」正是：

河水新台之詠，老子風流；牆茨中薦之差，佳人難得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